

戚飯牛箴

清代
聖人陸稼書演義

閻錫山題簽

清朝聖人陸稼書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崇禎帝弔死煤山 | 平南王借兵清國 |
| 第二回 | 多爾袞攝政治國 | 洪承濤貶節封侯 |
| 第三回 | 長平公主嫁周郎 | 駱麟書生魁蕊榜 |
| 第四回 | 宴杏苑新狀元誇街 | 會花山老強盜排陣 |
| 第五回 | 廖軍畢軍大評議 | 蘇社錫社各經營 |
| 第六回 | 河南開榜得一士 | 浙西興師喪三賢 |
| 第七回 | 陸迂閣訓蒙秀水 | 湯介庵巡撫蘇城 |
| 第八回 | 下緯埠私行察訪 | 上方山淫祀邪神 |
| 第九回 | 中丞大怒擊五通 | 師爺小勸奏六部 |

第十回 泥神奉旨游街衢 木偶經火成石像

第十一回 崇禎剋邪朝珠顯法 安良除暴泥像遊街

第十二回 燒神廟後圍得金銀 養老院前樓收孤寡

第十三回 建石坊循吏得賢名 遞狀紙酒鬼告忤逆

第十四回 老趙小趙共投官 振興鴻興谷果腹

第十五回 東西席訛稱作賊 風雅事竟致告官

第十六回 取漢書詳革功名 考知事確定優劣

第十七回 大中丞統屬文武 小天子甄別賢奸

第十八回 交白卷知縣觸霉頭 泡綠茶堂倌開惡口

第十九回 勸相打陸知縣受辱 講斤頭馮地保留情

第二十回 遇幫閒親訪賭場 打白虎大贏籌碼

- 第二十一回 賢令尹竟得色彩 棧房主細說根由
第二十二回 陸知縣上院密告 湯撫官微服尋人
第二十三回 萬年橋尋覓賭棍 石牌坊寄慨先賢
第二十四回 顧全寶旁觀露破綻 沈繼賢當局得風聞
第二十五回 顧全寶報告細情 小月娟妝嬌掩泣
第二十六回 李子卿料理賭局 沈繼賢預備遊山
第二十七回 湯巡撫親抄賭窟 姜知縣求教師爺
第二十八回 訪賭犯月下行舟 施妙計冥鴻見面
第二十九回 看梅花盡興而歸 返蘇州請君入甕
第三十回 邵達勤再定陰謀 徐掌明初番探望
第三十一回 徐巨猾進城上當 邵師爺到莊取銀

第三十二回 邵達勤隔牆聽壁脚 陸稼書入城審賭頭

第三十三回 訪茶館先捉賭奴 坐暖閣重審巨猾

第三十四回 姜知縣畏罪潛逃 邵師爺取銀賣主

第三十五回 寫告示忙煞貼告示 陸知縣密捉姜知縣

第三十六回 匿馬桶姜霞初成擒 認鈕相小南京痛哭

第三十七回 善惡到頭二猾殞命 甘棠遺愛五老留情

第三十八回 二百老翁推代表 萬家香燭送清官

第三十九回 觀音庵盛席接風 竹篁里猛虎入柙

第四十回 浪子當堂說誑話 多嬌含淚訴前情

第四十一回 宜有才下酒儉香 曹金虎陳辭仗義

第四十二回 竹篁村件件驗屍 郭家宅叔叔鬥氣

第四十三回

將虛作實必發控人 似有還無虎臣投謁

第四十四回

荇塘灣周城隍顯聖 小草屋毛哥哥發財

第四十五回

荇塘灣一掌肇禍事 小茶館兩造講斤頭

第四十六回

毛有光當場佔勝利 王道士連夜借平房

第四十七回

孔希賢撰文居奇貨 王道士修屋奐新猶

第四十八回

結冤家新廟用武 捉正兇密室受刑

第四十九回

縲紲遭殃罪魁下淚 名儒說法頑石點頭

第五十回

陸知縣優遊絳帳 戚旗牌跋涉長途

第五十一回

萬年橋一葉逍遙 接官亭百僚忙碌

第五十二回

棗市橋移舟小泊 河南館謁舊深談

第五十三回

新撫台慶壽送知單 苦秀才束裝趕鄉試

第五十四回 賀壽誕賢助製新鞋 送禮物衛兵覷冷眼

第五十五回 陸知縣親送布鞋 小天子大開內禁

第五十六回 明珠綺繡各門奇珍 風柳殘荷獨憐清景

第五十七回 約清談八仙趨內室 傳急信陸令會旗牌

第五十八回 一池春水驟起奇波 兩袖清風急謀歸計

第五十九回 留良吏老農下淚 說去就陸令達觀

第六十回 辭官瀟灑滿路遮留 弔古蒼涼全書結束

清朝聖人陸稼書目錄終

清朝聖人陸稼書

青浦魯莊雲奇評

餘姚戚飯牛著

第十六回 取漢書詳革功名 考知事確定優劣

却說張李兩役奉命趕到市前巷廖宅門牆。說明來意與門公知曉。廖宅也是閩人家。不能造次從事。公差雖然奉命前來。也只得循規蹈矩。踏準理信而行。將硃籤與門公看了。這枝硃籤並非提人所用。公差出門辦公事。須得手持硃籤表明確是奉公而來。並非私下出來敲詐恐嚇之意。再拿皇甫取書憑條交與門公。門公接了。問明原委。隨即匆匆入內。稟明主人。主人廖啓祥也是孝廉出身。候補福建署理四五年知縣過。現在林下優游守產度日。閉戶讀書吟詠飲酒清簞疏簾一枰對客消遣。餘生絕不干涉外事故鄉。

里中有廖好人老糊塗之謠。廖老聞知也樂得此美名。嘗曰：難得糊塗，難得糊塗。然此老似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雖日在醉鄉，北窗高臥，怕談世俗，嘯傲羲皇，自比陶潛，無懷葛天，與人無爭，亦知舊戚與西賓。秦先生漢書一節，此部漢書的真淳熙初刻字跡紙張均臻上乘，家藏精本。秦公愛如珍寶，不意皇甫借來觀玩，據爲己有。於情理上確實話不過去。後經老夫調停勸過舍親，既愛此書，何不出銀兌換商諸西席，亦屬執之一見，不聽諫勸，已致弄到入訟公役到我門牆，成何體統。今既持憑來取，他又自己不來，我又何便到他臥房翻箱倒篋？他又將此書擺在外邊架上，又未曾交託與我。想定主意，卽囑門公請衙差進來。我有話講。門公奉主人之命，抽身出來，傳言主人請進。張遷李陞跟了老門公走進內廳，站立滴水簷前不走。當公的極懂禮貌，眉毛裏會說話，鼻觀裏會演戲的，看什麼人講什麼話。人王老虎

狗三色頭面孔。今早廖宅是有功名人家。何敢放肆。并且公事是他親戚。並不是廖家本人。故而格外留神。正在四面觀看之際。只見遮堂門背後。走出白髮朱顏的一位紳士。裝束料必就是主人。凝神肅靜。只等傳喚。廖翁步至中堂。朝外一望。見庭心內有兩個公差模樣。遂和顏悅色的喚他入來。張李聞喚。趨一步搶上前。打了一個千。叫了一聲老相公。侍立拱手。聽命。廖翁手裏托了憑條。對張李二人說。二位有所未知。這書乃鄭重珍寶。舍親之物。雖係有憑。來取。小老未便交付。如要取書。須得本人來取。望原諒。爲安。張遷素有能幹之稱。聽了廖翁此言。遂含笑低聲道。老相公所說極是。但是奉了主命。無物不能復命。須望老相公作主。皇甫相公既有憑條。前來卽老相公付了。也不妨礙。他曰。皇甫相公也決不見怪。況聞得堂供。此書係皇甫原物。而秦相公冒認的。如此刻來取不放反爲不妙。問官誤爲情虛訟事。倒難免見。

虧求老相公原諒。俾差役回去銷差。況本官在堂上坐候。如空手歸去。必遭斥罵。即使令皇甫相公自己來取這案。又須延閣一天。最好求請老相公作主罷。廖翁一聽公差異常。圓到自己。又何必爲難他。兩差況有他手寫憑條。卽與了他。雖要見怪。亦不敢出口。隨卽喚書僮到皇甫住房內。把漢書十六本尋出。連木箱一只。齊交公差。張李二役。捧了書箱。藏了硃笏。回一聲廖翁。急匆匆飛步回衙。復命將書箱呈於案上。那秦綬源立在東首。一見書箱。擺在公案。差役尙未上前繳籤銷差。他忘形骸奔過來。兩手連身體直撲將來。彷彿小孩兒思乳。見了母親。解襟相仿口。中說書在此了。這木箱不是我的。陸官見了。又好笑。又好氣。兩旁差役喝退一旁。張遷李陞上來。繳過硃籤。打了一千退下去。站立一旁。陸官體諒入微。命他二人出外安歇。張遷李陞退下不提。言歸正傳。却說知縣把木箱豎蓋抽開。取出漢書兩三本。展卷瀏覽。

眞一部宋版原印的寶書。無怪愛者是愛讀書朋友見此。誰不歡欣。猶美人見脂粉。烈士見刀劍。陸官正翻出劉項鴻門大宴。樊噲吃豚。肩項莊舞劍。沛公如廁。花花綠綠的一段好文章。看得起勁。出了神。倒把兩造打官司。事體忘掉。搖頭點腦的朗聲大讀。特讀引得站班差役暗笑起來。陸官又看上下眉批。丹鉛朱墨。蠅頭小楷。正草兼有。眞批得好讚不絕口。足足看了半個時辰。然後自己亦覺着了。忙把書頁折轉。再問皇甫道。這書是你的。有何證據。皇甫自見此書。早把全部中細目。一一看得爛熟。故而脫口而出一回稟。再問秦綬源說。你說這書是家傳。你有何證據。秦綬源聽皇甫回稟時。已恨得不亦樂乎。心裏頗詫異。皇甫居心可險。已看得如此清楚。現在聽陸官問他有何證據。他究屬是家傳的。更比皇甫詳盡。自然說得更比皇甫細。連那幾個缺筆字。幾個蛀蟲洞。幾家眉批字。上代名字。某代祖宗名字。與某人。

爲友一件件如小學生背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背得一字不差。陸官再問他眉批上的人名。是否是你先代。若屬是你先代。則你所刻試草上一定與眉批上相同。再不然我提問兩姓親戚來問。便可分曉。此部漢書。究竟是誰家之物。皇甫聽了此問。頓時兩耳發紅。面上發青。一句話都說不出。不比先前滔滔汨汨了。陸官再教綬源背一遍。綬源仍舊一絲不亂。陸官審得清楚。卽諭將漢書斷歸秦姓。而皇甫慧定身入寶宮。不應欺詐。賴人卽行備案。申院詳革功名。皇甫見事不妙。只得叩頭求拜。開恩。陸官不睬。袍袖一拂。就此退堂。秦綬源歡天喜地。抱了漢書。把書箱拋于堂上。口頌青天。歡躍出衙門去了。皇甫亦無顏再取書箱。只得抱頭似鼠。滿臉羞慚而去。堂上打點三聲衙役。各退庭槐。鴉噪已是夕陽時候。陸官回進臥房。提筆上詳學院。六十日回文轉來。將皇甫功名革去。與秦綬源結成深冤。另起別樣花頭。秦綬源弄到

家破人亡流落江湖。此是後話。要在下文再行提及。暫且攔起。秦綬源原有些書。獸子模樣。自從陸官斷結此案。逢人說好。到處揄揚。歌功頌德。做了八首七言詩。刻板送人。這個好官名聲。傳至省裏。撫台大人湯介庵亦有所聞。湯斌。一清如水。最喜僚屬不貪。江蘇一省。上四府。下四府。六十三州縣。其中府州通判知縣。好好壞壞。豈能個個如嘉定縣陸稼書一樣呢。現在觸動了他甄別下屬的念頭。遂與藩台臬台商量。會銜下札到省。會課以觀各縣文才。此時藩台姓孔名希堯。山東曲阜人。確是聖人裔孫。也是翰林出身。臬台姓戚。名叫蓉鏡。浙江餘姚縣人。是明朝大將軍戚繼光的子孫。拔貢出身。精通法律。尤熟鞫鈴。撫台極爲倚重。一月三十日。約有二十天。在撫院裏聚談。案無留牘。嫉惡如仇。眞所謂訪拏貪官。污吏。剪除勢惡。土豪。鄉紳。要有請託。愈弄愈僵。不避權貴。能與撫台一鼻孔出氣。故而非非常投機。湯公言聽計從。

倒反比藩台親熱。此刻三大憲會銜行文各府州縣。擇定明年正月初十日。趁晉省團拜賀歲之際。留省七日。會考文墨。送部評閱。并另開會審所。審理疑難案件。所有租糧欠缺。亦須一律繳齊。以重國課。而裕財源。這札子行到各縣。縣官是科甲或生監出身。動得來筆墨者。猶不至大嚇。若是捐班商吏出身。捧讀此札。嚇得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陣清風。將化爲闕黨童子。搔頭摸耳。巴不得天不要夜。日不要落。方可不到正月初十。否則夜去。明來。日夜去。總要到正月初十。小百姓交了正月。共說阿彌陀佛。治世大家。小戶歡天喜地。穿新衣。吃葷酒。敲鑼鼓。放邊炮。接龍擲羊。賭銅鈿。恭喜賀歲。猶有捐班州縣。坐立不安。時光流水。瞬眼卽是除夕。店家結帳。住家還帳。年初一極其容易。蘇州虎阜獅林湖田上。元妙觀幾處熱鬧場所。無一處不是人山人海。紅男綠女。白叟黃童。都是熙熙攘攘。如登春台。快活得口不能言。筆不能

寫獨有下縣的知縣老爺急得如門敗雄雞五日頭一過已有一班筆墨來得及之知縣紛紛絡繹進省參謁三憲借此大出其風頭還有一班人糞不通的老州縣挨一日兩個半日挨半日兩個三刻直挨到初九那一天方始抵胥門碼頭一肩行李一疊手版如鳥歸籠都尋下處安歇上衙報到真正性命交關豆腐說不出只說腐腐一到正月初十那一天又是傾盆大雨六十三州縣官個個似落湯雞狼狽不堪拖泥帶水齊集轅門聽點欲知後事如可且聽下回分解

評

壁歸故國須籍相如之慧書還原主亦賴陸公之明皇甫坐罪綬源勝獄
明刑公斷可謂不爽毫厘

邑有良官得在上者提攜引用在天下升平之日每有見之湯撫台之加

爵。陸公亦若是也。然當世運凌夷之際，鋤良誣正，雖有良官，亦復見黜，是以盛者益盛，衰者益衰，縱觀古今，深堪嘆惜。

第十七回 大中丞統屬文武 小天子甄別賢奸

却說江蘇大小六十三府州縣全省官員，自從得了撫藩臬三憲臺會銜通札，都於正月上旬紛紛晉省，絡繹取齊。長元吳三縣在蘇州城內，近在咫尺，幸無跋涉之勞。然新年來同僚酬應，格外闌忙，幾至日鮮暇晷。各府縣知事官，咸在胥門一帶租借民房居住，道前街養育巷慈悲橋左右商店，皆靠此莫不利市三倍。街道上車馬往來，正是肩摩轂擊，異常熱鬧。說到蘇州一省，爲東南富庶之區，原分蘇州府、常州府、鎮江府、松江府、徐州府、淮安府、揚州府、江甯府八府之中，以江甯爲首，蘇州次之。因兩江總督部堂駐節江甯，巡撫部院常駐蘇州，故也。餘如太倉州、南通州、太湖廳，較知縣爲大，而一府有